

七月

詩集

無絃琴



奇理社

胡屋編

亦門



複製英國 W. S. Gilbert 木刻作封面

獻給——

三個平凡・痛苦而又崇高的靈魂！

——一九四六年三月，張R爲了「被侮辱與損害」自殺而完成人生；四月，媽媽被痛苦和心臟病壓倒，死得突然而又平靜；十月，母親以第三期肺病結束了勞苦、憂戚、善良和她底期待！

目次

小英	一
喻	七
到戰爭里去呵	九
棒夫	一四
讀信	二七
握手	三〇
臨行	三五

南寄	三八
街頭	四〇
霧	四五
讀吉河德先生傳半卷	五〇
猶大	五九
末日	六一
黃昏曲	七七
三角	八〇
知道	八五
寂寞	八八
刀	九一
再生的日子	九五

小兵

——爲保安十二團五連二等兵趙雲南作

像個大的手上的一個小擔，

茁壯的行列裏特別顯得矮小：

戴一頂寬大的灰布軍帽，

鄭當地蓋住了眉毛。

立正，

頸才比槍口高，

（當然是沒有上剃刀的）

問起幾歲，

圓答個羞澀的一臉黃皮與一嘴白牙齒的笑，

伸出芭蕉楓葉樣的小手來，

揸了又揸的袖口還是太長的，

大指與小指好玩地向天一翹，

「十六了。」

「十六了？……」

即使年齡是真實的，

價格絕對是沒有成熟的。

青色的果實出現在市場上，

反照在我底血裏燃燒，

市儈們是可惡的！

（那些政治的市儈啊！）

農人是可憐的！

「槍不太重麼？」

「不呢。……」

「你知道打日本？知道？」

「知道。……」

「你不怕飛從麼？還有大砲？」

「……」

我不是恐嚇，

戰鬥那裏是孩子的責任，

現在也正輪不到孩子。

孩子是中國底苗啊，

苗，

暴風雨，這樣弱的指那裏受得了——

那瘋狂的火山之流的雷與電！

那盤性的拳頭大的巨雹？……

這那裏是這樣的孩子所受得了的？

他還沒有鍛鍊成戰鬥的胆量呢！

他還背不動槍呢！

這是中國底苗啊，

應該好好地保護啊！

怎麼反給了日本軍事法西斯主義瘋狂而貪婪的亂火？

「你還太小啊，你當兵還早！」

「不，我要當兵，我能打日本的。」

這不是街頭播替機底春風里的論調麼？

但是，

我終於倏然地慚愧了，

這聲音嚴重地反駁了我，

未成熟的軀體裏怎樣充滿了成熟的戰鬥意識，

我怎樣看輕了中國底孩子啊！

孩子的血是更純潔的，

中國底版圖不需要這更鮮豔的顏色麼？

更肥美的，

中國底土地需要灌溉啊！

（後勤部的舊稻田）

孩子！我說編你
說編你在戰鬥中成長！

一九三八、六、一八・衡山，南縣市。

哨

一月的夜的延安：

前線帶回來的一身困倦，

從這深深的夜遙越過去

又是新紅太陽的戰鬥的明天，

戰士們需要香甜的休眠。

嘉嶺山上的塔對著蹣跚在廣場上的炊煙

他在他底哨位上！

深沉的夜底十二點到一點，
天上

Orion 橫着律動的劍，

北極星木板的光

從太古以前

直到春風的將來

照著人間。

到戰爭裏去啊！

馬夫

馬夫派濟馬

在亂石的小河邊吃水，

「同志！

你自己

為什麼不騎？」

「祇有打仗的配騎牠！」

他底闊大的臉

用黃牙齒笑着

手指裂裂地

撫摩着那發銀光的銅瓦

銳挫摩夾在縫間的小女兒，

馬探動着長尾巴

轉過臉來

向他長嘶。

老兵

老兵

騎在瘦馬背上

從消後的薄雲裏

朦朧地走到樹林邊來，

又朦朧地深入薄雲裏去。

他

一頂污穢的軍帽（帶着多紋的額

額）上凝着濃霜

鼻子裏噴出熱息

凹入的小眼含著

皺褶的兩頰下垂

手深縮在綿袖筒裏

馬纏落在枯索的馬頭上

背影

困倦地駝着

飄波動不定的慢步把自己送到什麼地方，

一天又一天，

背了刀——

有一點灰土

有一點鐵光

有一點錫蝕

有一點霜

有一點血影照滿朝陽。

難民

「從那裏來？」

那是一句使人臉紅的話

故鄉變一大片斷瓦殘垣

沒有了家

在湖堤上徘徊刺著楊柳、桃花，

「到那裏去？」

前面

是永遠的道路

浩瀚的風沙啊！

「從戰爭裏來的，

到戰爭裏去啊！——」

一九三九、一二、二八。西安。

緯夫

真陵江

風，頑固地逆吹着

江水，狂蕩地逆流着，

而那大木船

衰弱而又懶惰

沈溺而又笨重，

而那緯夫們

正風清涼吹的風

正順着逆流的江水

在三百尺遠的一條堤壩之前

又大大地——跨出了一寸的腳步——……

風，是一個終於背頭的老人

伸出枯槁反生長的右手隨便拉住行人（不該再走了）

要你聽覺萬水不會動的微落的獨白，

江水，是一枝生吃活人的肥字寫紙下的鋼甲軍隊

集中成一個截點

要給牠處處的毀滅

而不讓牠有一步的移動！

但是媒人們既逆着那

逆吹的風

更逆着那逆流的江水。

大小船

看過兩百歲了的樣子，壽修了的樣子

污黑而又猥瑣的，

灰黑的木頭處處蛀蝕着

木板破裂成黑而又黑的巨縫（裏面像有陰謀和臭虫在做裏的）

用石灰、竹絲、桐油搗製的膏深深地填嵌起來（填嵌不好的），

在風和江水裏

像野生槎在江岸的大黃桷樹，動也——真懶得動呢

自己不動影子也不動（映着這影子的水波也幾乎不流動起來）

這湖是入下的老江湖

快要在這寬闊的江面上躺下來睡覺了（毫不在乎呢），

中國的結啊！

古老而又破漏的結啊！

而結裏裹有

五百担米和穀

五百担糧食和種子

五百担，人底生活的資料

和大地底第二次的春底胚胎，酵母，

鍊夫們底還長長的鐵錘

和那更長更長的

道路

不過爲的這個！

一種之愛

緊張地吸引着

作爲人和那五百担糧食和種子之間的力的有機聯繫，

緊密地——吸引着

前進啊！

一種之愛

用正確而緊張的腳步

給大木給以應有的方向（像老國家的路一樣有一個確信而又滿意的方向）：
向那炊烟直立的人類聚居的、繁殖之處

是有那麼一個方向的

向那和天相接的迷茫一綫的遠方

是有那麼一個方向的

向那

一輪赤地熾火飛爆的清晨的太陽——

是有那麼一個方向的。

律佩清塵

如向黃龍設

堅持而又強進！

四十五度傾斜的

鋼索的身軀和劈裂石縫所成的角度

動力和阻力之間的角度，
互相平行地向前的
天空和地面，和天空和地面之間的人底昂奮的脊椎骨
昂奮的方向
向歷史走的深遠的方向，
動力一定要勝利
而阻力一定要消滅！
這動力是
創造的勞動力
和那一陣風暴的大意志力。

腳步是艱辛的啊！

有角的石子能從石鏡地楔入厚蘚皮的腳底

多紋的沙灘是鬆陷的，走不到末梢的

彎卵石底是積總是不能固地滑動着（滑石滑屢拉滑動着），

大大的岸岩模威地當路竚立（上面的小樹和草是細密一叢威嚴的大樹子）

——禁止通行！

走完一條路又是一條路

越過一個村落又是一個村落，

而到了水急灘險之處

嘩嘩的水浪強迫地牽住大木筏

人半腰沒入沸熱的水沫飛激的江水

去小山一樣扛抬着

去給鯨魚一樣拖攏着

用了

那強大的力和那最後的力

動也不動——幾個婦人忽然從舊地大張着兩臂（像斜插在地上的十字架了）

他們決不動——而川流不息向前挺走，

而這又是這樣遼闊的！

而江水又是這樣遼闊的呀！

可惡夫們，他們自己

竟得到這樣殘酷地片片選擇的他們自己

小兒們也無法移動

自己這辛勞和沉重

和自己這自然的一枚子的覺醒

那無窮的悲憤和哀怨的——和沉默的從憂鬱來的冷淡

靜靜——也成為最嚴肅的一個問題

但是他們——鄉人和羣

鄉人同意協力

那堅凝而渾然一體的羣

那羣底堅凝或鋼鐵的集中力

——於是大大船又有動於絳波如笑的江面了。

一條紅繩

擊落了腳步（像一隊向召生令集合去的老兵），

腳步是嚴肅的（嚴肅得有沙灘上的晨霜底那種調子）

腳步是堅定的（堅定得幾乎失去人性的樣子）

腳步是沉默的（一個一個都沉默得像鐵錘的男子），

一條紅繩牽繫了一切

大本營和終點

糧食和種子與勞夫們

力和方向與勞夫們

勞夫們自己——一個人，和一個集團，

一條持續組織了

腳步

組織了力

組織了羣

組織了方向和道路，——

就是這一條細細的、長長的似乎很單薄的孱弱的手續。

前進——

迴避！

這前進的路

同志們！

並不是一里一里的

也不是一步一步的

而祇是——一寸一寸那麼的，

一寸一寸的一百里

一寸一寸的一千里啊！

一寸一寸的，緩而致遠的一寸

一隻蝸牛底最慢速度的一寸啊！

而且一寸有一寸的障礙的

或者一塊以不成形狀為形狀的岩石

或者一塊小鐵錘一樣的自己已經破碎的石子

或者一袋從三百年的古窖中偶然給兒子掘出的鋪路釘子，……

但是一寸的質進終於是一寸的前進啊！

一寸的質進是一寸的勝利啊！

以一寸的力

人底力和羣底力

直逼近了一寸

那一輪赤地熾火飛爆的清靜的太陽！

一九四一，一一，五。方林公寓。

讀信

——給黃德美

昨天

你祇活在我底悸痛的心上啊

今天

你是活在人間了

和我們一樣，

你活在那縹緲的蓮花裏（長滿湖底湛湛四佈着）

活在青翠的樹林裏（茅山山色莽莽蒼蒼地）

活在茅屋、竹籬的魚米之鄉（秧田裏全是青蛙和單純悠閒的叫聲）

活在壯麗的河山的、勤勞樸實的人民的江南啊

四年

以紫金山作關心

二百公里作半徑

沒有離開

冒險犯難

以你愛青春的火、憤怒的血打擊敵人壓打羣

你活在民族戰爭前面！

你還活着了

活在這六頁信句裏

滿在這熱情的馬來歌聲裏

滿在爲我這樣熱情的 O. D. Bos 運寫的簽字裏啊。

我相信你活著了（我爲時相信你死了呢）

你和我們一起活著了呀！

一九四一，六，一五。重慶

握手

特種熱莫大伙伴！

這第一次的握手

是永遠的攜手之開始。

好久了

我懷着怎樣感激的心

無情的心，

今天我

竟接觸到這樣一隻手了：

這多特殊的毛的

還有特殊的力的

這從艱苦中創造了三個五年計劃的

這高舉火炬的搖籃，給人類應有的

這可以與你錢幣打擊打擊者的

這如此溫暖親切向我伸來的，

我會著微笑

含著微淚

我似十年磨練的忠誠的兄弟，

我要永遠永遠地握著、握著的，
但是爲什麼祇略一接觸？……

在業務上——

在顧問室——

在大本營——

在股門中

我們

還今天的攤手！

在狹小的顧問室

紙和玻璃的窗子

兩個人握手，

不，

在廣漠的世界戰場

血和肉、鐵和火的反法西斯的會戰

兩大民族間的握手！

是的

我不懂斯壯夫言語

不能够直接回答你底言語，

但是特羅特曼夫伙伴！

我懂的

我懂你底微笑的好和眼

我們是親切的對手

我們是共同命運

共同的事業

共同的理想

我們將好好地回答

用一個革命同志在業務上應有的幫助

用言語以外的直接回答，

我懂的

我能夠回答的

以這一雙手——

親切的握手——是火伙伴！

一九四一，一〇，一一。林森路

謠言

——懷念王先生

不相信

太陽發光，

不相信

路計。

王念深

那一衝的大吠，……：

睡眠不受驚擾的時候

鬼原是沒有的；

健康的睡眠不受驚擾

正直的人誠信額日出。

不是鬼可怕，

是狗

叫得惡毒啊；

當懷念牽涉憤怒之時

憤怒使懷念生光

烈火使赤銅生光。

真是被困難於謠言的
真是懷念得深的。

一九四一，二二，一六・重慶。

南 寄

——給 F C

這天在港中苦過全深啊——

入港後

心入港後之

於此處，故流過如摩的激發

出港，不絕停附的因憾和

身重與繁囂之險。

痛苦

略其巨大的目擊者；

但我們不！

正像太陽沒能化自己底影子。

這是可憐的友誼

給與的安慰也祇一絲，

正像初春的風

吹北冰洋遼遠的冰山。

一九四一，一二，二三。重慶

街頭

「沙剎，沙剎，……」

多霧的晨

郵匠們把生活鑄成一片片子。

而路邊的花籃

紅色的花，黃色的花，白色的花。……

照清和人臉一樣沒有表情的目光
閃爍着幾滴冷淡的水珠，
靈花的，低下自己底頭去寂寞地揮着手指
什麼也不看
什麼也不唱呢。

黑斑臉的孩子和婦人

踉蹌在一堆一堆的綠渣上

尋覓着，拾拾着，爭奪着，……

爲殘餘被棄的火種

爲殘餘被忘的人生。

一個哲思子

向來往的人以廣設小偏，

生活，不爲安這一點甜味麼？——

但是人是無畏的

孩子們也不來

自己，像像看這一條無望之望的眼；

祇有他亂撲的花兒了。

給我的哲思子像一個母親的大乳房是安說過了，

他滿着像是一堆多的照片，

死去了，

硬是安說：——

與其卑賤地活

不如高貴地死——

人，有人的生活；

不是昆蟲的，不是寄生植物的，不是不帶鍊子的奴隸們的！……

與其污濁地活

不如光輝地死——

人，有人的權利，

力，命運，天空，土地，在我們全是必須自由的……

從低賤的死

得不朽的生，

流十字架的血
擊碎巴士番琴的鐵門！

於是——

木屑成金沙

愁苦的監開了花，紅色的花，黃色的花，白色的花……

鐵流第二次燃燒，炸彈永遠消滅

生命輝煌照耀……

一九四一，五，二九，重慶。

霧

在西藏高原底陰影裏，

從秋天底開始——開始了霧季，

啊，霧啊！你在那裏？……

我又在那裏？——我既看不見遙遠的英倫廣原
也看不見親切的自己的影子，

沒有了高大的天也沒有了開曠的地

沒有了雲也沒有了夜，……

我在那裏？在我周圍都是白茫茫的，祇是白茫茫的，
你又在那裏？——這裏嗎？啊，霧啊！我也捉摸不住你。……

霧裡勾成影子

長街的行人才好像看見，

江沈聲、汽笛聲、市場聲、喇叭聲，還有咳嗽着走過來的，
一切都是白茫茫的，白茫茫的

一切都這樣不明不白的，

菊花担子已經上市

又有青楊子和天津炒法的熟栗子，

東面是舊日胡同（北京人）連接上演的藝術廣告

西面是魯迅先生逝世第五週年紀念大會。

各種各樣的紀念會，集團結婚和出喪行列。

東風在豆棚裏演說，

單薄的木片子和塗塗刷刷的石灰使炸光的街市又復活起來

商業繁榮爲全國之冠——滿街陳列着香港皮鞋，皇后服飾，絲絨冬衣，……

滿座而擁擠的電影院木椅給一格啦！一格啦！——擠得，每天一次

七、八家公婆在爲豬肉不夠賣而發愁，而打聽，而致氣

但是走出門來的人仍舊能够以滿嘴油膩含笑和打囉，已經吃不下

這就是錢不顧錢了的日子，

車子，車子，又是車子

脚和輪子的，輪子和脚的，是一大片的霧啊！……

好大的霧！

晴中的嘉陵江和長江，無日無夜地低哭着
像得疲憊的兩眼熒熒的兩行苦淚，

四面蒼蒼的山彷彿——

有愚公移山而去。這說是君子略避國積之嫌——象徵的堆積，

都是白茫茫的

都是白濛濛的

好大的霧啊

我看不到我前面的五步之處

我看不見自己，看不見江和山

這樣不明不白的世界！

於是我頗有江山何處之歎了，

——雖然我知道

到太陽出來霧一定散的，

而且那個就是——第二個的春天……

一九四二，春。重慶。

讀吉訶德先生傳半卷

沒有護腿的古甲，

沒有左手的盾和右手的矛，

沒有Rosinante，

沒有受客店老闆底騎士榮封，

沒有情婦那爬上禮拜堂底塔尖去叫喚的大騾風丫，

也沒有侍從那老實不到那裏的喪厥、抬柩，

甚至沒有浪漫的瘋狂主義，

和瘋狂的浪漫主義比憐味之餘那樣的輕淡渺茫氣息，

我要作吉訶德先生！

以不爲今天的所謂同胞所了解的神奇的理想漫遊世界，
以神經質的但是是真實的戰鬥漫遊世界。

我和你是完全相同的啊，同志！

像太陽和明月同爲宇宙之光，

但是又是完全不同的

太陽在東方而明月在西方

希望的晨和沉淪的暮

相反的空間和時間，

我在歷史底這一端而你在那一端。

你把風車看作從天而降的巨人，

把下等馬戲班子看作華貴宮廷命婦，

好！——

而我

要以X光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大智慧上

以科學和辯證法代你挽的盾作你舞的矛！

看出

風車向天而舞的真實的巨人人格，

和下等馬戲班子底全真、全美、全善的華貴宮廷命婦靈魂，

你把小酒樓當大魔法家，

把傀儡戲當國家大典，

好——

而我看出

以愚蠢掩蓋天下人耳、目的諸大魔法家不過是領小耳聾耳，
五顏六色的國家大典不過是以沒有動作而動作著的傀儡劇！

你從美麗如紅霞的空題，

從心符肉跳的熱情，

而我從一塊土、一朵花一樣可見可聞的現實，

從在背脊上辛辣地刺滾不已的不接什麼清水的真理，

你從那邊，我從這裏

走同一的路，

這共同的命運，

讓人以邏輯攻擊

以及廢論辯，

打得半死睡在樹林和石頭裏，

然後吃幾口自己發明的 *minty mint* 薄荷蜜油，

驚天動地地吃進深入腸胃的失敗和傷心，

再扶上瘦弱走入夜中，

世界上總有好的在

總有美的在，而要再走過去一段的

再走過去一段要緊，

那怕救錯了人或者殺錯了人

資本就否決是不可靠救的

那些牛死或者全耗呢，

讓世界上的文字一場胡塗地聽譯你吧，
讓我們、你們、他們亂七八糟地稱呼你吧，
你是——

誰·挖的？

難道光禿的頭皮裏不應該有一點點所謂哲學的深思，
非給老賢撐下來的屁股碰得稀糊不可？……………

通，划火的，

難道給人類以天上獨有的秘密算不得個騎士，

被架索山上的碎心裂肝的大英雄算不得一個錢的同情和幫助？……………

動，即錯的，

那是上帝派兒子底理論體系和行為啊

他才是把世界弄作不可思議的光和霧的啊，

而打彌爾頓却不客氣地說人不是神造的，是薛尼巴自己進化的，

卡爾更說得老實世界是人造的連上帝也在內，

古魁奈好容易地證明地是圓球不是方形的，

斯德靈警告右臉被打的不要再轉過左臉去而必須予打擊者以打擊，

這就合我們提茅上馬的口味了。……………

極苦的先主，

人不通過痛苦，

世界不能沒有歡樂。

羅賓的先生以著擊鼓的先生，

你們以吃皇衙太太底耳光爲高貴和光輝

那給敵兵敲擊不過是我們騎士應得的起碼榮譽，

而擊鼓也不一定耍唱拋花落以溜門乞儂作全生涯，

堂堂正正的陳容有高度的戰鬥氣派！……………

但是我祇懂得你一半，

尊敬你一半，愛好你一半，

並不是才讀了這半卷，

而是我們之間隔著

夢中個個和合的歷史。

一九四〇，九，一九。西安，冉家村。

猶大

十二門徒中

明知猶大在。

暴虐

一海的水淹溼不了一聲明珠呀，
叛徒

陰險的十字架沒磨不了不朽的光輝。

革命是無可出賣的，

勝利是無可出賣的，

世界是無可出賣的，

歷史是無可出賣的，

人之子一個人

是無可出賣的；

出賣了的是

一個卑賤而又卑賤的靈魂

那個猶大他自己。

但是

猶大是立在十二大門徒之中

假依在上帝底袍袖陰裏

寄生在人之子底戰鬥呼吸裏

時候在使自已底卑賤的命運裏。

一九四一，一〇，一一・林森路。

末日

末日

不是上帝定的——

那是第一次！

即坐在頭銜的金字塔尖上

三角四邊形漸

愈發愈發的顯下是巴比倫在灌木叢裏的

饑與那狂浪視着

他以鬼火一樣發綠的三角眼雄視着

第三帝國底世界版圖啊！

人底血流到那裏，邊界底界石也飛到那裏了

黑死病一樣恐怖地蔓延着

那不義和無恥的版圖；

大沙漠一樣使生命和文化一律滅絕的版圖啊！

大沙漠空中孤寂地懸掛着的月亮是也蒼白也幽黑的

真沒有一個人——也真沒有什麼人類底踪跡了；

祇有他

祇有一個他呀！

頭流骨的金字塔高聳在平整荒冷的大沙漠中

三角眼是狂暴而惡毒的

羅納粹架子的萬王之王啊！

全世界要聽他一個人說話了

不，

他不是人，他是惡獸，

不，

他不會說話，祇會命令，

他祇會咒咀啊，

啊，人類……

啊，人類今天的末日啊！

十字架搖搖地抽搐着

症學起來

成爲——唯一地一個的希特勒主義的恐怖至上的行號；

那個卍字徽

在旗上

像毒蜘蛛吃飽在網中

向四面張布膠粘的絲的黑色的毒蜘蛛啊。

那個十字架

是無辜的樑木的

是曾經活釘過聖者的

——那僅僅地一個的「人」；

而這個卍字徽

這個由於神經崩壞的錯亂和瘋狂而產生了的十字架

他要活釘多少人呀：

沒錢的猶太人

農民性格和命運的波蘭人

倔強好戰的南斯拉夫人

愛海和自由的希臘人

能够在三色旗底幽居的和風下插手於褲袋中散步和吸煙的法蘭西人

和海爭生活空間的荷蘭人

剛剛以靈歌的默哀

開啓遠古的禁鎖的大門

委棄勞苦的歲月的蘭登

而迎接開放的日光的立陶宛人、愛沙尼亞人、拉特維亞人

而且，他要釘死作為真正的「人」地生活在用自己底手栽種的繁茂的森林中的

蘇聯人呀！

褐衫

是一層一層地用人血浸染的制服，
龜厚的人血啊

乾結的人血啊，

人血

紅得轉黑——這就是褐色的了；

那些褐衫的希特勒匪徒們。

余就論是擁有勇敢的蘇聯兵的
精悍的步兵和沉著的砲兵

那時代所寵愛的進步的武裝，

但是被機捷的人物（不是那笨重地甲冑所的人物）所困厄

被四面八方（人民底仇恨是一點也沒有軍器上的一定的正面的）所襲擊

在俄羅斯底無邊的雪野和無窮的雪林間

踏著雪上的自己底足跡

慘慘而且狼藉的軍隊衰傷而疲憊地退軍

給亂雨淋打了的送葬的行列一樣沈默和零落

傷痕而疲憊地過去啊

勝利和喜悅的來路就是，而且正是殘酷和顛覆的退路

一個一個——要他自己收拾自己底足跡

歷史無情得很！

人——和他們底意志更無情得很。

而希特勒

那個七倍上生一是渺小而做假的小蟲子的

是反動的王

是匪幫

拿破崙所做的他沒有做

拿破崙所不做的他也做了，

拿破崙所不能夠勝利的他也決不能夠勝利的

拿破崙所失敗的他將千百倍地失敗的

——他是反動的他是失敗的啊！

對於世界的血債

希特勒個人底償付是很小的（像一條毒蛇底慘死墮向牠太息地凝視呢）

納粹制度底償付是很小的（像一個膨脹的橡皮球底爆炸並被牠吹得過大）。

而且黑暗而古舊的俄羅斯已經過去了
過去了啊！

今天

青年的C·C·C·P·像

沒有烏尾雲的正午的太陽一樣輝耀着：

光，全世界的轟亮啊！

熱，全世界的陽春啊！

憤怒了的鐵拳

森林一樣密密地擊果着，

重坦克

鋼鐵和人民意志所製造的新的防線，

鐵鷲

親親肥沃地成熟着小麦的黑土，

保衛以列寧底光輝的名字作名字的列寧格勒

保衛社會主義的祖國底首都的莫斯科

驅逐希特勒匪幫

撲殺褐衫臭虫

強大而堅決的口號早已提出

「予打擊者以打擊！」

無比地雄壯的口號

無比地漂亮的口號

無比地偉大的口號啊！

自得的首相民要傘收斂而成大問題
大大的驚歎號

經濟主義是失敗主義底孿生的好兄弟，

馬奇諾玩具一樣被突破無餘

世界第一的陸軍竟卑微地污辱了

拿破崙傳統底莊嚴和高貴

凡在政治是黑暗的

在戰爭也必然是枯朽的了！

諸鐵龍弱像冬樹之細枝

鏽劍剝皮不出血

而蘇聯

獨以新的政治

獨以新的人

起而迎戰

一個唯一的現代巨人！

消滅了：

六百萬員名記字徽的吳虫

一萬五千輛把人和土地輾壓成肉泥的納粹坦克

一萬三千架食屍鳥羣那樣把暗雲的天空密蔽得連陽光也絲毫不透的納粹飛機

一萬九千門噴吐着他們底死亡和廢利的納粹大砲

投魔鬼自己於地獄底火焰之中是最愉快的，

嚇，閃擊戰

如此遲慢而又遲慢的

烏龜底錢袋是誇大地嘲諷自己底匍匐着的能力的

進入第六個月了

進入這入雪地開始了的俄羅斯底廣野的第六個月了啊！

而戈培爾博士

那條老狐狸已經在受滑了的嘴巴上準備三十年的戰鬥了……

起來！

愛自由的人

起來！

善於理想的人

起來！

前進和正義的人

起來！

勇敢而年青的人

起來！

各個角落的、各個國土的各個民族的人

起來！

全世界的人

我們底地球已經着火了

不是猛烈地撲滅這火就是頑強地給這火焚燒而死
我們底地球着火了啊！

末日

是的，末日正來了！
那是希特勒

一個有反動的體臭的是不配審判任何人的！

不是的啊

是他自己

在受威嚴的人類底嚴厲的審判

公正的歷史底殘酷的審判了。

於是世界改變了：

地中有火湧出

天空金碧萬朵

火光一樣的旗子

以醞醉和強壯的激蕩風招展

地獄之門在希特勒底踴躍的背影最後消失以後嚴密關閉！

一九四一，冬，重慶，

黃昏曲

總半雲歸鴻在黃昏裏，

Apollo已經奔馳而去，

在野狼嗥叫起來的原野上，

Orion橫着他底寶劍

——森光明消失在人間吧，

——醒野狼從古代的森林出現吧。——

當Orion拔劍而立時，
暴風止已經預備好了！

驚悸的鷹撕裂着智慧面純真的心，
永遠的酷刑啊！

但是兩加索山峯上的鐵鏈，
——
是不能够約束住燦亮的預言的。

而Apollo以深的狂熱追逐前面的光明，
息實而不疲倦。

今天失去的，
明天將得到。

而Orion底寶劍又這樣燦爛，
野狼倏伏在黑影裏了，——

世界沒有完全無光的時候，
而世界也不會絕對被無光所佔有。

預言者底心是痛苦的，
永遠的際遇啊！

但是Oxion現在正在天上，
而Apollo將以金車給人間載來無盡的明天。

一九三九，一一，二一。西安，西希區。

三角

1.

當我忍受痛擊的一拳
使身體像錘一樣立住，

啊，我立刻看見：

我底眼前蒙眛而繽紛地飛舞着那

鮮紅如熟裂墮地的石榴子的星

金錠如孔雀屏底盛展的星

紫綠如風藤纏繞的牽牛花的星和澄黃如含露而升的旭日的星
和那多少美絮的

潭水一樣澄澈而深幽的

黑色的天。……

真沒出息的了麼

我正強烈而親切地痛苦着，

我還張睜面追逐地夢想着。……

2.

滿窗漂亮的夜半的月光。

不是斑點密茂閃動的樹葉之影

不是荷葉疊結綿漣的花枝之影，

祇是

從窗格斜投於地的

大大的像十字架的那個影子。

不論我醒睡或者微醒之時

十字架的影子總是

和我自己底影子一樣沒有放鬆過我、

3.

在花叢裏

這凝滯於我底額上的也是露珠麼？

這晶明於花瓣與瓣上的也是淚珠麼？

不是有悲哀

而是有沒有悲哀之苦麼。

強壯些！

不好意思讓太陽看見一個年青男子底清晨的哭泣的；

有花朵、花枝在

有短劍、長劍在

你妥的時候就都給你。

一九四一，一一，二八。重慶。

知道

假使知道（像澄藍透底的近海）

我是幸福了；

而不知道呢

我也幸福的（飛鳴的鷗鷺和颯曳的楊柳對這是一點也不知道的呢）。

知道；

可是又不知道啊！……

從山城底雲霧中看迷茫的日子
看見什麼又看不見什麼啊。

太陽

快出來啊，光之主！

讓妳底灼烈的光

作我底智慧昇照的眼睛！……

也讓我

日出一截排雲霧而睜大了這眼睛啊，
也讓我足够的明確的智慧

足够的控制受傷之陰暗的力量（像一根堅硬的船纜對於一張鼓滿的白帆）；
於是我底眼將是兩個小的
和你一樣從過野晶瑩顆粒的露珠之中湧升的
新的太陽啊……

一九四一，春。重慶。

寂寞

寂寞

月照樹影的行人道

聽自己清冷的淺步聲散入遙闊的靜夜。

寂寞

塵鐘和燭淚相對

聽時間的輪軸緊張和鬆弛彼此相間的滴漉。

寂寞

凝衣而臥而眼清如水

聽心臟內熾熱的轟響在激盪。

寂寞

不是無風而悶的夜之窗

不是沒有人影和蛙聲的池邊……

寂寞

不是痛苦於無人的荒廢之世

而是不堪於——多人所成的人的沙漠。

寂寞

也不是出世之飄然而去的遠想
却是對於人間的痛灼的受。

寂寞

啊！

正因為他是一個這樣不甘寂寞的人。

刀

這十五的月光一樣皎

有明同銳利的硬度的

牠曾經是那樣一堆的廢鐵，

在塵埃的犄角

牠度著悠長無益的歲月，

現在，牠從烈火中鍛冶過來

拍從鐵砧上敲打過來。

你把他放在小小的背簍中麼

和那一瓶鬱金香一起？

你把他帶佩在溼潤的腰間麼

和漢王的雕龍一樣？

你用金子和珠子給他做個鉅價的箱子

永遠珍藏起來捨不得多看多摸摸麼？

你帶着牠和你底烈性的馬

在河邊喝够了清澈的流水以後

一直向那招展在晨曦中的軍旗馳去

而全部交給戰爭麼？……………

仔細你底愛情啊。

箱子將使牠在明月中黯淡

珠寶將使牠在銳利中鈍拙

珍藏就是拋棄

牠將在溼潤的腰間開始銹蝕，

開始銹蝕

前面仍然是悠長無益的歲月

曾經是廢鐵的將仍舊是那樣一堆的廢鐵——

仔細你底愛情啊

不是戰爭

就是毀滅！

一九四一，秋・重慶・

再生的日子

十月二十三日

啊，

我再生的日子——

十字架是這樣記血的，

耶穌的皇冠

是這樣流血的，

人之子

於是復活了啊——！

復活了啊！

從母親

從天、地間的大愛

從母親體弱的大愛我第一次誕生了，

沐浴血，吐出第一聲偉厲的男孩子的啼聲。

從敵人

從生、死間的大戰門，

從一團風暴那樣狂烈的
災難那樣厚密的

那日本法西斯主義底火和鐵，

我

第二次誕生了，

淋漓血，我和世界再見

我是一個渾身上下紅透了的人！

當有血的時候是沒有眼淚的

一個兵是沒有一滴眼淚的

一滴朝露那樣小小的也沒有啊，

流血的人不是流淚的人。

「啊，捕長！

你殺花了。……」

我愛的是最白的花，和我門一樣鮮紅的花，
正義的花，和正義一樣鮮紅的花；

我愛時時最顯赫的花呢，那和勝利一樣鮮紅的花呢？

「打斷了我的底牙齒啊！……」

使我不能够將咬嚼敵人麼？——

我要活生生地吞吃那肉的

用我底劍一樣的仇快！

是用仇恨不是用牙齒。

打爛了我的底口啊！……

像饕餮地咬吃了五月江南的水蜜桃

塞滿一口的破碎血肉啊，

使我不能再將大聲叱斥不義、辯護正義麼？——

祇要我活著

我仍舊有力量向世界說話的，

我用我底憤怒的筆尖書！

十月，

革命和勝利的月份啊！

二十三日，

『

（三）

一九四一・東京。

七月詩叢（第一集）

我是初來的.....	胡風（遠）
向太陽.....	艾青
爲祖國而歌.....	胡風
旗.....	孫錫
給戰鬥者.....	田間
無絃琴.....	亦門
醒來的時候.....	魯藜
預言.....	大藍
躍動的夜.....	冀沅
童話.....	綠原
意志的賭徒.....	鄭荻偶
北方.....	艾青

本集中之「北方」，印過桂、渝兩版，現已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收入文學叢刊，不再印，但仍存目錄。

外地讀者直接向本社郵購，以八折計算，郵費以及掛號航空另加。

乙月詩集

無絃琴

著者：

亦門

編者：

胡風

出版者：

生活書店

生

活

書

店

代發行：

上海

生活書店

發行所

上海

生活書店

一九四二年八月出版
一九四七年一月出版
（一）三〇〇〇
（二）一五〇〇

